

天黑前回家

刘玉栋*著



新活力长篇小说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天黑前回家

刘玉栋*著



新活九
长篇小说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xin huoli chang pian xiao shuo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黑前回家/刘玉栋著. —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4. 7

(新活力长篇小说)

ISBN 7-5329-2352-5

I. 天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8677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
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张/6.875 插页/2 千字/130
印 数 1 - 5000
定 价 18.00 元

红鲤鱼

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初记忆。

我看到红鲤鱼那年，大概是六岁吧。我真正的记忆应该是从那一年开始的。当然，也许那算不上是最初的记忆，因为在那之前，我已经有了一些记忆的碎片。我知道我叫丫头，是一个男孩子，家里有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和姐姐，还有一个整天哇哇哭的弟弟。但这些仅仅是碎片而已。长大后，我曾经认真想过这个问题，我真正的记忆就是从看到红鲤鱼的那年开始的。那年，死神朝我挥了挥手，跟我擦肩而过。也可以这么说，是死神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。

于是，我便有了记忆。

那一年，爷爷给生产队看守葡萄园，吃住都在那里。奶奶为了伺候爷爷，便带着我也住进那间看园的屋子。

天

黑

前

回

家

葡萄园紧靠河边。河叫马颊河，水清得能看到小鱼在水草中乱钻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那条河很宽很宽，宽得看对面坝堤上的人像小虫在缓缓地爬。

那确实是个好地方，有鱼吃，有葡萄吃。爷爷还在葡萄园里养了蜜蜂。那里四周全是树林子，枣树、洋槐、垂柳、钻天杨、灌木丛，偶尔也能见到一两棵合欢树。树林茂密地盖住了河堤，看不到头。奶奶说，蜜蜂就喜欢树林子。奶奶还说，别走远了，林子里有狼，狼专吃小孩。

于是我就不敢钻树林子。我爱到河边玩，河边上有蜗牛壳儿，还有一股潮潮的腥味，我很喜欢这种味儿。河边上还能看到大片大片的蓝天，有时候，我攥着柳条儿，坐在河边上，能看到小鱼在蓝天上飞，小眼睛瞪一瞪我，就又欢快地飞走了。我也想飞，但飞不起来，我一生气，就用柳条抽水，于是，天破了，鱼没了。

奶奶跟我讲，要是在河边上看到红鲤鱼，千万别下手去抓，更不能下水。

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奶奶说：“红鲤鱼是龙王爷派来的，龙王爷想吃小孩了，就叫红鲤鱼来抓。”

我说：“要是黑鲤鱼呢？”

奶奶说：“黑鲤鱼也不能抓！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奶奶就不理我了。奶奶养了几只老母鸡，她把它们带到林子里来吃蚂蚱。老母鸡在院子里咕咕一

叫，奶奶要去拾鸡蛋了。

我就来缠爷爷。爷爷蹲在篱架下给葡萄苗定枝抹芽。爷爷的手指头又粗又黑，上面裂着几道血口子，我看了心里疼疼的。爷爷干起活来利落得很，两个指头往上一凑，啪一声，枝就断了，比剪刀还快。

“爷爷，你见过红鲤鱼吗？”

“见过，爷爷当然见过红鲤鱼。”

“红鲤鱼会吃人吗？”

“红鲤鱼不会吃人，红鲤鱼可爱极了。”

我很纳闷，奶奶说红鲤鱼那么可怕，爷爷却说红鲤鱼可爱极了，大人的话真是想不透。我还想问爷爷什么，但说不出来，我皱起眉头，斜着眼儿瞅一只鸟在天上飞。

傍晚，我跟爷爷去河边洗手，太阳把所有的光都倒进河里，河水金光闪闪，耀花了我的眼睛。我看到河上面归巢的鸟儿都变成金色的了，就高兴地拍起巴掌。

“爷爷，河里有金子吗？”

“有，”爷爷说，“河里全是金子。”

我就纳闷了，本来是随便问问的，我没寻思河里会真有金子，可爷爷说有，那肯定是有了。

晚饭的时候，奶奶用一个蓝色的小碟子盛了蜂蜜，放在我面前。我嘴巴往前一伸，舔溜一口，就下去了半碟。

奶奶说：“慢着点，不怕甜掉牙。”爷爷嘿嘿笑。

我闭着眼睛，枣花香，槐花甜味，一个劲儿地往牙缝

里钻。

饭后，我在葡萄架下展开草席子，躺在上面。奶奶坐在身边，用蒲扇撵蚊子，爷爷泡了壶茶，坐在小方桌后面，叼着烟袋，哼着小吕剧。林子里不知疲倦的蝉还在唱，河边传来青蛙呱呱的叫声，一股清爽的气味从葡萄园里吹来，我缠着爷爷讲故事。

在讲故事前，爷爷总是琢磨一会儿。透过缓缓飘动的蓝烟，我看不清爷爷的脸。当然，爷爷的脸我再熟不过，那张脸是紫黑色的，奶奶经常说它像高粱面饼子。奶奶生气时就骂爷爷：看你这张饼子脸，像在锅帮上烤了三天。我想，奶奶说得不对，爷爷的脸上有千万道皱纹，稀稀拉拉的胡子茅子草似的从那一道道皱纹里钻出来，出汗的时候，它们上面都挂满一颗颗的汗珠子，像百货店里的冰糖豆。

我从爷爷那里知道了很多东西，尽管爷爷不识字，但讲起故事来却总是有板有眼的。我从爷爷那里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来过鬼子。爷爷说鬼子全是小白脸儿，煮鸡放糖不放盐，甜得叫人受不了，他们光抓老百姓的鸡吃。于是我很害怕鬼子，我最害怕的就是鬼子和林子里的狼了。我倒想在河边看到红鲤鱼，我不害怕红鲤鱼。

我最爱听爷爷讲的田螺姑娘的故事。爷爷说，那时候马颊河边上住着一个勤劳善良的小伙子，他种着好多好多的玉米和大豆，他还常常帮着老人们去干活。每次从田里回来，他都累得躺在炕上爬不起来，有时候饭也不做了，就饿着肚

子睡着了。可有一天，他从田里回家后，看到锅里冒热气儿，他掀开锅盖一瞧，呀，饭都做好了，全是他爱吃的。打那以后，他每天回到家来，饭总是热的，可他不知道是谁做的呀。有一天，他假装去了田里，其实他是藏在窗户下面，当他闻到香味，伸出头来从窗户里一看，嘿，是一个漂亮的姑娘，正笑着给小伙子做饭呢。小伙子一高兴就闯了进来，可姑娘却被吓坏了，一着急，就现了原形，原来她是一只大田螺。讲到这里爷爷停了下来。

“后来呢，爷爷，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小伙子就娶了田螺姑娘做媳妇了。”

透过葡萄叶的缝隙，有几颗星漏下来，我眨巴眼睛瞅星星，星星眨巴眼睛瞅我。这时候，我突然看到天上飞来一团亮亮的东西，并且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亮，像过年时放的烟花，又像一个仙女拖着长长的裙子。

“爷爷，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爷爷和奶奶都站了起来，他们在黑影里张着大嘴。

爷爷说：“老天爷，是扫帚星啊。俗话说，扫帚星，死朝廷啊。”

爷爷话音刚落，突然自己扇了自己一巴掌，“你看我这臭嘴，真该死。”

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护林的老莫来了，因为老莫有猎枪，我又可以摸摸他的猎枪了。老莫的个头不高，但他的猎枪很长很长，枪管亮亮的，枪口又黑又深，冷森森的，我总是离

得很远才敢瞅枪口。

老莫跟爷爷蹲在架葡萄的柱子下面抽烟，他们谈论着我不关心的事儿。我玩老莫的猎枪。

爷爷说：“别动。”

老莫说：“没事，没上药呢。”

我扣扣机子，瞄瞄准。瞄准时，我只能趴在地上，因为猎枪太沉，我举不起来。

“丫头，想上学不？”

“不想。”

“为啥不想上学？”

我不吱声，心想，上学有什么意思。

老莫是来跟爷爷商量孩子们秋后上学的事，老莫有个儿子，叫黑根，今年都八岁了，再不上学就过了年龄。老莫很着急，来找爷爷，打算叫我跟黑根一块儿去上学。

我见过黑根，爷爷带我去过老莫家。其实老莫家离这儿不远，只是隔一道河堤，老莫家在路边上，他家里收旧破烂。黑根的脸很黑，眼珠子白的多，黑的少，穿着一条大裤衩子，坐在一堆废旧的黑皮子凉鞋上面。太阳很毒，他家院子里充满一股熟橡胶味儿。黑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他的白眼珠子紧盯着我，我有些害怕，紧抓着爷爷的衣袖子。还有，老莫的女人是个疯子，她整天被老莫关在一间屋子里。屋子的窗户被老莫封死了，里面黑得吓人，人们经常听到从里面传出狼一样的嚎叫。奶奶说她原来不疯，被坏人糟蹋

了，就疯了。

“奶奶，孩子为啥都要上学？”

“不上学就变成野孩子了。”

“爷爷也没上过学，爷爷咋没变成野孩子？”

奶奶笑了，说：“反正孩子都得上学。”

我有些不服气，就走进树林子里拾蝉蜕去了。我已经拾了很多蝉蜕，蝉蜕可以入药，拾的多了，爷爷就带到公社里去卖钱。

我看到红鲤鱼的那天中午，太阳很毒，树林子里又潮又热。我一只手里提着篮子，另一只手里攥着根竹竿，磕磕绊绊地在树林子里转悠着拾蝉蜕。我热得浑身湿漉漉，头都有点儿晕了，可我不敢脱衣服，林子里的蚊子很厉害。我实在是受不住了，就往河边走去。

我走出林子的时候，正好起了一阵风，舒服极了。我撒腿往河边跑，河边上有一棵老柳树，孤零零的，有一半的根裸露在外面，有一条很粗很长的根，弯弯曲曲地像条巨蛇爬着似的钻进水里。我把篮子和竹竿往树下一放，坐在了树根上，脚下面就是河水。河水很清，有一只蜻蜓沾一下水面，又飞走了。

周围很静，蝉声显得很遥远，阳光直直地砸在我脑门上，渗出一颗颗的汗珠儿，脑门儿怦怦直跳，我又闻到那股潮潮的腥味儿。我就想起黑根，我想黑根准又坐在他家那堆黑塑料凉鞋上一动不动地晒太阳了。我想到黑根，就闻到一

股熟胶皮味儿。我想黑根的眼珠真怪，白的那么多，黑的那么少，一点也不像个好孩子。想到等些日子要跟黑根一块儿去上学，我就有些泄气。

但我没想到一条红鲤鱼会在脚下的水里出现，我一泄气便把眼光放进了水里。

我就看到了红鲤鱼。

我的嘴巴张得好大好大，心像被一根绳子拽着，堵住了嗓子眼。

红鲤鱼真是漂亮极了，红须子红尾巴红鳞片。红鲤鱼斜一斜身子，水里就鲜亮亮的一片。红鲤鱼的两条红须子动了动，两只玻璃球似的红眼珠转了转，又甩了甩红尾巴，就想游走。

红鲤鱼红鲤鱼你别走呀，我还没看够呢。但红鲤鱼像跟我赌气似的越游越远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也钻进水里。水真凉。透过几根稀疏的水草，我看到红鲤鱼就在前面，我想我是不是也变成红鲤鱼了？于是，我就摆动身子，但两腿不听使唤，我拼命地划呀划，但身子还是往下沉。我嘴里哇哇地叫着，猛地想起奶奶的话来，我害怕极了。红鲤鱼肯定是来抓我喂龙王爷去。我一着急，便把身子直起来，猛一抬头，便看到岸边的一蓬茅子草。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扑过去，草叶儿真扎手，但身子稳了。我听到蝉声，感到了阳光，闻到了潮潮的腥味儿。我肚子胀胀的，心怦怦跳，像敲小鼓。

我吓掉了魂儿。

晚上，奶奶等星星出全了，端着碗小米到河边去。回来后，她把小米放在我脑袋前，又端了碗白水，把黑白两根线十字交错着挂在碗沿上，提着一把挂线的木锥子在上面晃。奶奶开始给我收魂了。

奶奶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狗精、猫精、孩子吓着孩子惊；饿了来吃米，渴了来喝水……”

我喊：“奶奶，奶奶。”

奶奶一惊，扔了锥子，说：“哎吆，丫头可醒了，可醒了。”

我听到屋外有哭泣的声音，奶奶把嘴放在我耳边，悄悄地说：“毛主席他老人家死了。”

我记得我哇一声便哭了起来。

天

黑

前

回

家

怪胎

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成长是隐秘的、艰难的。长大是多么不容易呀！我时常发出这样的感叹。然而，相对于一个孩

子成长的艰难，有一些孩子却更为不幸，他们一生长下来就有残疾。可如果说残疾是命运的安排，那么另一些原本健康的生命，却在刚一呱呱落地时，就被一双手剥夺去了。让人不解的是，伸出这双手的往往是他们的亲人。

我记得我刚上学的那年冬天，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。那年，我刚上了不到两个月的学就生病了，在整个冬天里，我只好休学在家。

那一天阴冷阴冷，我卧在炕上，腿上搭着一件棉大衣。透过窗玻璃，我看到奶奶正站在一把椅子上，踮着脚，一只手拽着光秃秃的枣树枝子，另一只手不停地掰着树枝上的棘针。奶奶穿着一件肥大的黑棉袄和一条厚嘟嘟的黑棉裤，笨笨地晃动着，活像一头正在够东西吃的大狗熊。我知道，奶奶正在给我准备偏方。奶奶说，偏方可是治大病。外面天阴得厉害，北风夹杂着零星的雪花，不时地打起旋儿，旋起院子中一些乱草和木屑。天空灰蒙蒙的，像一口大铁锅压住了整个院子。我想，我和奶奶像两只偷东西吃的大老鼠，被铁锅扣在了下面。我看到奶奶松开了手里的树枝，树枝上下跳跃，一团团雪花腾空飘起来，又慢慢落下去。奶奶蹲在椅子上，先是慢慢地让一条腿着地，没想到这时候，椅子却晃了一下，奶奶的头和身子便朝前跌过去。奶奶像皮球似的打了个滚儿，又站起来，头发顿时变成了老鹳窝。奶奶拍打着身上的雪花和土，嘴里嘟哝着什么。我躲在窗户后面，看着奶奶这一系列的滑稽动作，禁不住咯咯地笑起来，可是没笑几

声，便猛地来了一通咳嗽。我捂着胸口，伸着脖子，嘴巴张成喇叭形，干呕两声，不停地喘粗气。我觉得心就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了。

“没事吧丫头？”

我听到奶奶从外面喊了两声。我没有回答，我抬起头，看到奶奶正端着药锅向屋子这边走来。雪花碰到奶奶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，便倏地消失了。奶奶突然停住脚，站在院子里愣了片刻，接着弯下腰去，盯着落了一层雪花的地上，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贝疙瘩。她伸出手，从地上捡起一块东西，放到嘴巴上，使劲儿吹了两下。我发现，奶奶举着的，像是一块干透了的鸡屎。更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奶奶把它扔进了药锅里。奶奶直起腰，拢了拢灰白的头发，走进屋来。这时候，我的心跳得更快了。奶奶是不是要给我煮鸡屎吃？我知道，奶奶的偏方里有干草、棘针、碱土，还有麻雀血什么的，可我不知道那黑乎乎的药汤里还有鸡屎！想到这些，我的肚子里猛地翻动了几下，像有人在拽我的肠子，又像是一条长虫在肚子里钻来钻去。我急忙闭上嘴，我害怕嘴里会真的钻出一条长虫来。不一会儿，我的脸便涨得通红，两只眼睛也瞪得溜圆。我听到煤炉上的药锅里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声音，我果真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鸡屎味儿。

我哭了，先是抹眼泪，接着便呜呜地哭出声。我想到了得病的那一天，那时候天刚冷，我站在教室窗前，盯着外面光秃秃的树枝和操场上跑来跑去的同学。猛地，我觉得有人

在后面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我寻思是他们跟我闹着玩呢，就想喊别闹……可没容我喊出口，那双有力的“手”便把我推到墙角，并且劲头越来越大。我吭哧吭哧喘着粗气，汗水像箭头似的从额头上钻出来，沿着眉骨淌进嘴里……后来，我努力睁了睁眼，看到几个同学正瞅着我笑，接着，我便什么都不知道……

再后来，我便天天喝奶奶熬的药汤。那药汤的味道也不是天天一样，有时候酸得倒牙，有时候苦得浑身哆嗦，但它们的颜色却不曾变过，那就是黑。

我一想到奶奶正在熬着的药汤，泪水便再次像雨似的“哗哗”淌下来。

“婶子。”这时候，一个声音从院子里传来。

我掀起袄袖子，抹了抹眼泪。我看到高庆祝揣着手，缩着脖子，披着一件油脂麻花的黑大衣，正站在枣树下面朝屋里瞅。他头发乱蓬蓬的，像一团钢丝，打着卷儿向上伸。雪花落在上面，就像一个大大的马蜂窝。他绝对不到四十岁，可皱纹已经深深地刻在脸上，那里面嵌着一条条粗粗的泥巴，像铅笔芯一样黑，它们如同让万能胶粘住了似的，成年不掉。他那一对大眼也非常特别，总是不停地向上翻着，一瞪，像庙里的罗汉。要是以往，我肯定要往炕头里钻了，我怕高庆祝。平时，高庆祝见了我，白眼珠一转悠，便伸出蒲扇似的大手，一把把我揽进怀里，给我脱裤子看“瓜”。可是今天，高庆祝耷拉着眼皮，两眼无神，他肯定有什么事要

找奶奶。

“婶子。”高庆祝伸了伸脖子，又喊了一声。

“叫魂啊，还不进来。”奶奶没好气地说。

高庆祝推开屋门，一团冷气也随之旋进来，就连躲在里屋的我也能感觉到。高庆祝顺手又把门关上了，屋子里黑黢黢的。高庆祝拍拍肩头上的雪，又跺了跺脚，他看到奶奶守着炉子，坐在马扎子上，便像只猫似的，蹲在了灶台下面。接着，他又从兜里抠出一支烟卷，叼在嘴上，往前挪两步，歪着脑袋，努着嘴巴子，把烟卷伸进“咕嘟咕嘟”冒着热气的药锅下面的炉膛里。那边的烟头便红了，一缕烟雾从他嘴里飘出来。

“也不怕烫烂你那臭嘴。”奶奶说着，使劲儿在他后脑勺上来了一下。

高庆祝一缩脖子，“嘿嘿”笑了两声，但接着，他又重重叹了口气。

“什么事能让你愁得唉声叹气？”奶奶觉得纳闷。

“婶子，”高庆祝苦巴着脸，咂着嘴说，“孩他娘，她，又要生了。”

“生好啊，”奶奶说，“生孩子是喜事，你他娘的还哭丧着脸。”

“夜里这觉，婶子，你，你又睡不成了。”高庆祝结结巴巴，显得很不好意思。

“嗨，她都像糖葫芦似的生一串了，还能用多长时间。

天

黑

前

回

家

再说了，你婶子我接生的孩子成百上千，还在乎你这一个？”

待在内屋的我，听出了奶奶满口的兴奋。奶奶不但会收魂儿，而且还是村里的接生婆，听到谁家有孩子快要生了，她便兴奋得睡不着觉。还不是为了赚两包点心吃，我想。这个高庆祝真有意思，接生是奶奶巴不得做的事情，他还结结巴巴地说不出口，快要笨死了。

“是第四个吧？”奶奶问。

高庆祝没有回答，他吐一口烟，使劲儿点了点头。

“哟，”奶奶说，“庆祝，我老婆子没记错的话，你家是三个丫头呀。”

高庆祝的脑袋顿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，脖子一弯，便栽进棉袄领子里，好长时间都没有竖起来。药锅里还在“咕噜咕噜”地响着，奶奶掀开锅盖，伸进筷子去搅了搅，那股鸡屎味儿就更浓了。

高庆祝再抬起头来时，有一串眼泪像线锤似的迅速地垂下来，在不长的胡子上挂了一下，使落在他脏乎乎的黑大衣上。

高庆祝又叹口气，说：“婶子，我这心里，七上八下的，这两天，我他娘的饭都没吃一口。你说，要再是一个丫头片子，我……我……”说着，高庆祝竟然呜呜地哭起来。

我坐在内屋的炕上，气都不敢喘，又凶又猛的高庆祝竟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地哭，这是我没有料到的。我觉得外面的